

「母子連肝」的滋味

瀛苑副刊

這幾個月來，得知我肝臟開刀的親友，見了面總是難掩憐惜，並關心詢問：「恢復的情況好嗎？動這麼大手術，心裡害不害怕？一定很痛吧？」

面對來自各方的關懷和善意，除了備覺溫馨外，內心更充滿感恩，拜醫學進步之賜，讓我有幸和母親「同肝共享」，嚐到「母子連肝」的滋味。

承受人生這特殊的際遇，一路走來雖感煎熬，但看到母親終於掙脫死神的威脅，虛弱的身體日漸康復，那曾經歷的肉身疼痛，比起失去親人之慟，實在算不了什麼，一切的付出是值得的。

只要母親能活著，就是生命中最大的恩德。

母親將自己當超人

永難忘懷千禧年歲末，世紀之交時刻，全球籠罩在迎接新世紀的歡樂氣氛中，我家卻在此刻陷入一片愁雲慘霧。

久患肝病的母親，尋遍醫生和嘗試各種中西療法，甚至求神拜佛，祈求菩薩開恩，但一切的努力皆無助於母親病況的好轉。眼睜睜看著她腹大如鼓，輾轉呻吟，一次又一次陷入肝昏迷，那顆硬化的肝臟已完全失去功能，生命如狂風中的微弱燭火，隨時等待熄滅。

主治醫師好心提醒，是病人預留遺囑的時刻了，這話聽在惶恐不安的家屬耳中，是雪上加霜的無情宣判，只覺眼前的世界一片昏黑，才四十七歲，為兒女家庭勞苦一生，無怨無悔的母親，就這樣走到人生終站嗎？

難道是造化弄人？在我即將大學畢業，自忖不久將可分擔家計，讓母親稍感安慰的時候，卻面臨「子欲養而親不待」的窘境？望著昏迷中的母親，緊握住她的雙手，只覺無比酸楚，思潮起伏。這一雙乾癟粗糙的手，從我懂事起，她就日夜不停的忙碌著

，除了家務，為了貼補家用，母親上山下海，將自己當超人。不是到工地打工，抬模板，綁鋼條，就是赴海邊剝生蠔、撈蛤蠣，賣力打拚只為賺取微薄工資，呵護家人的溫飽和供四個兒女接受良好教育，無限操勞的結果，卻換來了難纏的肝病。

六、七年來，母親雖在病中，肝疾造成水腫和食慾不振，但面對尚未成長，無法自立的子女，她不畏病苦，依然挑起生活的擔子，勇敢和病魔纏鬥。從她身上，我看到「為母者強」的光輝，雖然她識字不多，因過度勞苦而佝僂瘦弱，但在我心目中，她從不訴苦喊累，是生活的勇者。

病況已到肝硬化末期，全身浮腫無力，生命危在旦夕，但母親還努力的撐著，求生意志無比堅強，期盼善心人士捐肝，好進行肝臟移植。

親人不會永遠在一起

這種生死一線間的等待，對人的折磨是難以言喻的。國人罹患肝病居世界之冠，等待肝臟移植者眾，捐肝者寡，雖然母親和家人一心盼望早日完成移植手術，但望穿秋水，等不到有緣人。

這時才深刻體會「救人如救火」的名言，生命就在呼吸間，渺小脆弱。母親的病情已是危急存亡的時刻，醫生說活體移植是最後的一線生機。

誰能給母親寶貴的肝呢？聽到醫生的建議，心裡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自己，在兄弟姊妹中，由於我平日熱愛運動，經長期鍛鍊，維持最佳體能，讓我捐肝應是最合適人選。向醫生表達心願，他雖稱許，但指出光有意願不行，還需經過醫學上各項審慎評估。

雖然和母親不同血型，但經過繁複的評估程序，最後醫生給了緊張期待的家屬滿意的答案。我的體質完全符合捐肝的條件，聽到這個好消息，一時心頭如釋重負，母親有救了。

自小到大，從未開過刀的我，生平第一次的手術就要切下百分之六十的肝臟，若說全然無懼，那是違心。只是在人性軟弱的另一面，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支持我勇敢向前，那就是：母親是無可取代的，肝切了，會再生長，如果母親走了，那就永遠的失去了。

我無法想像失去母親，自己如何承受那人間至痛？因為僅在二年前，最疼我的奶奶不幸病逝，從沒想到死亡的我，這時才發現親人是不會永遠在一起的。面對難捨非捨的死別，痛心失神好長一段時間，也多次暗自飲泣，但什麼也挽不回，留不住，人生無常，聚散難料。

有了這番體驗，對人生的看法驟然改觀，覺得家人能安然相聚，就是無上幸福，其他的一切，都可淡然視之。以切除體內最大的器官肝臟為例，雖屬大手術，皮肉要承受極大苦楚，但這種痛比起失去所愛的心痛，我想只是小巫見大巫。因肉體之痛是短暫的，而心痛則長長久久。

何況，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，我的捐肝，僅是將母親給我的，又奉還一部份給她，身為人子，這是為所當為。開刀前夕，心中最盼的是母親能夠從此病癒，而對此我有絕大信心，因為活體肝臟移植在台灣目前雖停留在實驗階段，但主治大夫李伯皇已成功完成九個病例，我將是第十個，深信結果十全十美。

於是，公元二〇〇一年二月十四日情人節清晨，在家人悲欣交集和母親不捨的淚光中，我比了一個勝利的手勢安慰他們，滿懷信心被推進台大手術房。

我默禱，當我離開手術室，醒來再看這個世界時，家中不再愁雲慘霧。

更深刻體會人生

好像從很遙遠的地方回來，漸漸恢復模糊的意識，我已被推出手術室。朦朧中，只見晃動的人影，聚不成形，後來才知道那是焦急等待的家人。原預定八、九個小時的手術，結果開了十二小時。從天亮到天黑，家人如熱鍋上的螞蟻，緊張盯著手術室的白色大門，姊姊說她不斷的禱告，忘了吃喝，不覺飢餓，因為房內有她最愛的母親和弟弟，在和命運一爭長短。

其實手術進行得很順利，之所以延長時間，是我的肝臟比正常人又多了一條血管，醫生不得不多費一番功夫才完成手術。本來以為開刀有麻醉藥相挺，只要咬牙痛一陣就過去了，但身歷其境，才知想得太天真了。

真正的痛苦是在手術之後，隨著麻醉藥消退，傷口疼痛的感覺不斷加劇，似排山倒海而來的巨獸，猙獰要將我吞沒。痛到極點，覺得分秒難挨，呼天不應，整個人片片被撕裂著，「痛不欲生」對我不是形容詞，而是真實的感受。

原來人生有些痛苦，別人是無法取代分擔的，病痛就是其中之一。不管親人多麼愛你，那痛還是要自己品嚐，忍受著難言的痛楚，我不斷給自己打氣，勇敢一點，疼痛不會永遠停留身上，它會過去的，好好忍耐，過了這一關，就撥雲見日了。

經如此思考之後，我不再和痛苦對抗，該來的就接受吧。想要「否極泰來」，怎能不先吃苦中苦？肉體的劇痛折磨雖令人寒悚，但另一方面也助我更深刻體會人生。

我用樂觀的想法，熬過那苦不堪言的日子，事後回顧，覺得苦不白吃。因經歷過這刻骨銘心的痛，讓我對人世間的疾苦，感同身受之餘，內心多一份同情和悲憫。

以勇氣和毅力度難關

比起母親所承受的，我的痛苦其實不算什麼。因為新肝移植到她身上，才是另一考驗的開始，她還要再打一場抗排斥的硬仗，身心折磨不是常人所能想像。一路走來，需要無比的勇氣和毅力，才能度過重重難關。

我永遠忘不了，經過十四小時手術，換上新肝的母親，和我首次見面的情景。

在恍如隔世中，那張削瘦的面孔因浮腫變形，而成了陌生的大餅臉，一眼瞥見我，嚇了一大跳，強忍驚懼辛酸，只聽見母親哽咽低語「阿得，辛苦你了！」聲音雖然微弱，但聽在耳裡，卻深印腦海，母親將滿心的不忍，千言萬語濃縮成一句話。在這一場和惡疾的戰鬥中，我們是母子，也是戰友，自今而後，生命將更緊密相依。

因為這場病，使我多年來不得不以醫院為家，日子雖然過得辛苦，精神壓力也沈重，但比起有些不幸的肝病患者，自覺還是蒙受上天眷顧。因為和母親同房的病患，有人住院幾天就撒手塵寰，遺下哀慟逾恆的親屬，讓人見之鼻酸。生命的無常、脆弱和悲苦，在醫院裡隨處可見，置身其中，看多了悲歡離合，聚散匆匆，深覺人生有太多的不幸和變數。活在世上，有幸和親人廝守，就是很大的福份，應好好感恩，知福惜緣。

母親換肝之後，復原的路上並非一帆風順，好不容易身上浮腫消退，又患黃疸病，望著她染黃的眼白和皮膚，內心雖感焦慮，但我樂觀以待。或許是母親的病業未消，所以要再受一些苦，或許是自古好事多磨，世事難盡如人意，不管如何，既然事情發生了，就勇敢面對。何況最艱難的階段已度過，剩下的小災小難，就當成人生試場的小考，我會陪伴母親通過考試，交出漂亮的成績單。

瞥見明月破雲而出

如今，再回頭看這新世紀的第一年，外面的世界天災人禍不斷，而在我的生命史上，這也是別具意義的一年。

春天，醫生在我的上腹劃下三刀，進行切肝手術，如今傷口已癒，三道疤痕形成像賓士車的標誌留在肚腹。望著這永不磨滅的印記，我想起母親垂死掙扎的日子，以及那切下的肝正在她體內再造生機，覺得生命無比奧妙，怎能不加珍惜和敬畏？

初夏，我開完刀後重返淡大校園，在師長關懷和同學熱心協助下，加緊溫習耽誤的課業，順利取得大學文憑。

秋季，在失業率高攀，人浮於事的今日，我沒有畢業即失業，幸運的找到一份臨時的工作，可以貼補家計和給母親買補品。

生命的列車就這麼向前開著，上天雖給我一些磨難，但其實還是厚待於我。最近經醫生追蹤檢查，我腹內被切的肝臟復原情況良好，正迅速在成長中，大約已增生了百分之九十，百分百康復是沒有問題的。這期間造成我生活上唯一的不便，是我不能再像以前從事激烈的運動，從小熱愛打球的我，有時不免懷念球場奔馳的日子。

不過，我並不覺得失落，人生總是得失參半，對我而言，生命是「得」比「失」多。我得之父母的照顧，師長的教誨，這塊土地的孕育，我更得之上蒼的祝福與保佑。

今年中秋，我陪伴母親在病房度過，我們分享月餅與節日的喜悅，也抬頭尋找窗外的月影，瞥見明月破雲而出。母親緊緊握著我的手，那一刻，一股溫熱傳遞到我的掌心，忽然很想頌讚那生命之歌，覺得——活著，真好。

幸福是什麼？不就是這樣和母親倚窗賞月嗎？

不久，冬天即將到來，我希望那是母親出院的季節！